

11 APR 1935

辛 聞 紙 類

第 十 一 期

四 月 一 日 出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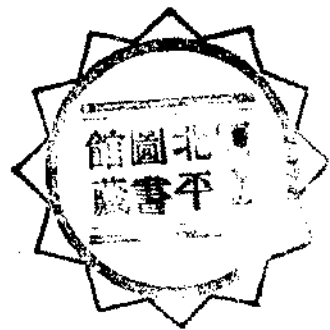
國

醫 藥

正

言

劉 嘉 琛 題



孫 總 理 遺 像



遺 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國醫正言第十一期目錄

一 總理遺像

二 文 件

覆中央國醫館函……………陳澤東

三 辨 駁 欄

閱余岩對焦館長為擬定國醫條例告國人書

商榷之糾正（續）……………曾覺叟

四 論 壇

濫服成藥及不慎延醫之弊害……………周蘇甫

五 專 著

聖方治驗錄（續）……………鄒趾痕

國醫傷寒課義（續）……………陳澤東

傷寒問答（續）……………沈肖卿

傷寒要畧（續）……………張蘭亭

六 雜 誌

香附子有七製能治百病說……………趙瑞升

人參黃芪補氣論……………前人

七 瑣 聞

南京中央醫院草菅人命之寫真

八 時 症 急 救 專 欄

痘症與牛痘史論……………李錫卿

本市中醫公會答趙石甫先生喉症正治法並

來往原函……………陳澤東

九 社 會 義 務 欄

獻給閱者的幾句話……………編者

中西醫藥研究社來函

謹啓者夫一國文化之盛衰當視其文化團體及學校之隆替以爲斷。敝社在醫言醫欲知全國醫藥界之盛衰情形特爲製印調查表一種寄求全國醫藥團體及學校填寫以便彙爲專篇俾供關心醫藥學術者之參考而定今後我國醫藥建設應趨之路向素仰貴會熱心公益 敝社所請諒荷贊同茲奉上調查表一張敬乞即日填寫擲還爲荷此致國醫研究會

中西醫藥研究社謹啓

中西醫藥研究社理事會紀要

本年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時，爲上海中西醫藥研究社開理事會於北四川路永豐坊六十五號，本報院滬記者，聞訊列席，茲探得當日開會情形如左：

計到理事郭琦元，宋大仁，沈警凡，范天馨，江海鳴，趙績如，唐景韓，劉國祥等八人，聞丁福保理事，因患感冒未到，推宋大仁主席，沈警凡記錄，開會秩序如下：（一）行禮如儀，（二）選舉常務委員，互准丁福保，宋大仁，郭琦元，（三）選舉各部主任，沈警凡當選總務部主任，朱恒璧當選學術部主任，宋大仁當選出版部主任，（四）討論修正大會交下議案宣言，未盡事宜，（五）沈警凡提議：本社應先決定急須舉辦之事項，議決，先着手整理醫藥書籍，及調查醫藥界情形，請宋大仁，沈警凡二君負責辦理，（六）范天馨提議：出版紀念特刊，議決，請總務部，學術部，及出版部各主任，迅速籌備，（七）宋大仁提議：徵聘職員，決議，由理事會常務理事負責辦理，（八）江海鳴提議：印刷正式章程，宣言，議決，附入紀念特刊中，不另印，（九）沈警凡提議：徵求社員何時開始？議決，紀念特刊出版後登報徵求，（十）宋大仁提議：本社應辦事宜，由常務理事酌辦，議決，通過，（十一）散會。

文 件

▲覆中央國醫館函

敬覆者，昨奉到

大函。讀悉一是，當即召集敝會及中醫公會並中國醫學傳習所聯合會，公開討論，僉謂曾覺叟所謂之氣化，是言天地之氣化，爲病之原因，而物質是言氣化賦於人身，爲病之現狀，醫家治病，若不知治其原因，祇知治其現狀，則根本不除，必不能愈，即當時暫愈，亦難免復發，或變生他症，會君之意如是也，今 審編諸公所謂之氣體變化及三體化，是物質之氣化皆在天地氣化以後，可見科學物質，亦在天地氣化之中，測此氣化，惟哲學可能，而科學必不能也，況科學醫縱有取效之時，必須有哲學之精神領導之，乃可使用，若將科學之法，授之愚人，則無從爲科，據聞

公等所定之審編方法，以西醫病名爲主體，以國醫病名爲屬品，此舍己芸人之工作，將國醫救人之正法，根本變易也，且新名詞不如舊名詞易於記憶尋繹，誠恐國醫之淺學與後起者，入於迷途，治病無效，則國醫不擊自滅，殊屬可憐，查西醫斷絕中醫計劃，非只一端，如其阻止國醫加入教育系統，阻止國醫登報宣傳，阻止國醫設立醫院，廢止國醫國藥，阻止國醫稱國醫，建議撤消國醫館，並聞阻止醫藥合組一會，亦係彼等之陰謀，其強硬手段所不及者，又繼以軟化國醫之學說，使歸於西醫之範圍，冀達其根本剷除中醫之毒計，竊念

公等皆國醫名彥，多係當年與西醫奮鬪加入戰線之人，曾幾何時，豈竟忘其毒耶，又念國醫館當創立之初，原為保護國醫根本學術以衛種族生命而設，若編纂國醫書籍，以西醫學說為主體，國醫學說為屬品，則國醫學說之精華盡失，皆變為西醫削足就履之死法，則華族人弱亡之禍立至，倘此等醫學造成，恐吾子孫無遺類矣，況

總館持全國國醫國藥之總樞，若編纂之書一出，仿其治法無效，則

總館之名譽信仰喪失，彼西醫等，必有最後狠辣解決之辦法，公等請三思之，且國醫之立場，以實效取信用，西醫之立場，以勢力行壓迫，所謂醫為仁術之言，概不顧慮，曾覺叟與鄒等呼號力爭氣化哲學者，實皆愛種忠國之熱誠溢於言表，切莫作激烈不訓觀，當作申包胥秦庭之哭可也誠懇我公等，格外海涵，俯予採納，將古今醇正之國醫書籍，分門別類，按寒熱虛實陰陽表裏氣化之正法用舊名詞，編纂為有統系之正本，將西醫名詞，擇其相同者，附註於後，國醫之所長既顯，而西醫之所長亦得，則吾華族均受大惠矣，臨穎神癡，難盡欲言，不勝惶恐待命之至，相應函覆即希查照，敬請

中央國醫館青鑒

天津市國醫研究會主 席陳澤東謹覆

辨駁欄

▲閱余岩對焦館長爲擬定國醫條例告國人書商榷之糾正（續） 湖南曾覺叟

衛生一項，爲今日中西醫最大問題，西醫之挾以欺謾國人者在此，國醫之備受摧殘者亦在此，如衛生真爲國醫所不知，西醫之衛生，真勝於國醫之衛生，自應舍西醫而莫屬，今考其事實，願何如乎，中醫數千年來，聖哲明達所發明之衛生精義，姑不具論，西醫未入中國以前，國人如不知衛生，何以民生繁庶，反超歐美，此又姑不具論，專言西醫之衛生，西醫奪我衛生之權，又數年矣，政府之任之也不可謂不專，人民之望之也不可謂不切，僉以爲衛生之幕一揭，而全國人民，可躋健康，乃自此劇開幕以來，除開會貼標語清潔街道之外，更有何成績乎，此所謂公共衛生也，再言其一部分之衛生，今者湘省各學校，已禁止聘請國醫，每校派衛生員一人，其耗費較中醫數倍，其所事事者，清潔而已，未設衛生西醫以前，訓育員皆能之，遇有疾病，仍須赴國醫診治，此所謂一部分之衛生也，如此者，國醫之最下者皆能之，又何須乎西醫乎，既奪我衛生權，反詆我不知衛生，且盛舉其盡人皆能之衛生，誇爲獨得之秘以驕人，其驕橫也固甚，其無廉恥也亦極，其治病以不學無術，戮殺我同胞也，已罪無可道，其歲糜衛生無益之費數千萬，以奪我同胞養生活命之資，其罪更不勝誅矣，然而國人何以如此受其欺謾，則其中尙有一大原因，則衛生連帶之防疫是，西醫不知治疫之法，畏疫如虎，既不能治，則只有防之一法，不知真疫之發生，必在溫熱極盛之時，且必在

大兵凶年之後，天空之厲氣，與地上穢濁之氣，挾以俱來，其來也如疾風驟雨，防無可防，即強言防，祇有外求清潔，內慎起居節飲食而已，此又皆國醫所能者，又何須乎西醫乎，況其防疫之法，首重注射，其注射者，並非消毒之品，而仍為各種疫苗之漿，其注射之效，又仍賴各人之抵抗力，抵抗力強，固無須此一注射，抵抗力弱，不特無效，且有引起此種疫病之事，（如上海熊司令之夫人自注射霍亂苗漿旋患霍亂而死即其明證）近日此種黑幕，已將揭穿，國人每不呼為防疫，而呼為種疫，汝等尙持此腐鼠以驕人，亦可笑可憐之甚矣，嗚呼，無一年無防疫之舉，其實皆普通時令之病，當此財政破產之時，尙不惜虛糜浪費，竭人民之膏血，以供其無名之揮霍，不亦重可惜乎。

余岩以焦館長謂西醫短處為機械觀念太深，以至於頭痛治頭，脚痛治脚，只知局部運用手術等語為不是，且謂中醫方術，那一個人，那一部書，談得到根本治法，并詆仲景之方藥，亦為頭痛救頭，脚痛救脚，狡獪哉余岩，荒謬哉余岩也，機械觀念，余岩亦自認之矣，其醫述書中，謂人身為物質構成，謂人之病，為物質上發生障礙，以治病為除去物質上之障礙，以氣化之人體，認為物質，非完全機械觀念而何，豈特余岩自認，日本醫科大學博士渡邊熙，亦謂西醫以修理器械之法，治人之病，則機械觀念之証據確鑿，而非焦館長一人之臆說矣，若夫頭痛治頭，脚痛治脚，只就局部運用手術，一部西醫書中，其法則類皆如此，如見大便不通，即予以篋麻子油，見無汗而即予以阿斯匹靈，非頭痛治頭，脚痛治脚乎，他如見肝病即割肝，見腎病即割腎，非就局部運用手術乎，焦館長之言，固無一而非實在之情形也，至於余岩所舉仲景方法，不舉其病症與原方，而但舉其加減之法，中醫學說，病其總名，而一病之中，又有各種症候，其治法則以病之總因為主，有治其總因

，而各症自愈，如桂枝湯之治傷風，而頭痛發熱項強自愈是矣，有治其總因，而亦須隨症加減者，如余岩所舉各種加減之法是，國醫學說，已至我佛圓通無碍境界，余岩不舉其病症與其原方，而但舉其加減之法，以欺國內不知醫學之人，吾故謂其狡獪也，以蒼蠅亂撲窗紙，不得其門之知識，而詆毀我仲景博大精微之學說，竟敢謂其手忙脚亂，走頭無路，其侮辱我聖哲也可謂至矣，吾故謂其狡獪，且斥其荒謬也，若夫根本療法，原因療法，國醫學說及其方法，何處非根本療法，何處非原因療法，如瘧疾則有寒熱暑溫嵐瘴之分，痢疾則有寒熱氣血虛實之分，無汗有用辛溫辛涼疏散宣通之分，豈若汝等見瘧用（規甯），見痢用（干朮）之籠統顛預治法，毫無分別乎，國醫之長，即在此根本療法，原因療法，西醫之未入門，亦即在不知根本療法，原因療法，余岩不自知其亂撲窗紙之蒼蠅，而反舉其醫學附帶之物質器械以驕人，反謂他人不明白，吾故惡其橫而惑其愚也，至於肺癰與盲腸炎，皆由內溫積熱而成，國醫治法，先清其內熱，自不成膿，必待其成膿而施以手術，則已爲焦頭亂額之下策，西醫之多以此殺人者，即在不知根本原因之治法而已，焦館長之言，乃洞悉西醫之癥結，乃反謂其爲國醫宣傳乎。

焦館長所云，寒者熱之，熱者寒之，雖然內經亦這麼說，國醫對此，却不膠執，是明明言對於寒熱治療之法甚多，以駁西醫見熱甚而即用冰囊之誤，即使熱在內者，亦應以對症藥清導下行，若係外感之熱而用水囊，則立即內陷，殺人反掌，西醫入中國來用此法，至今仍用此法，吾嘗謂西醫治病，尤以此爲最野蠻，最愚蠢，汝余岩既自謂其學識在國醫可列一等，豈於治寒治熱各種方法，概無所知，乃竟敢謂西醫之用水囊，有用冰囊之必要，亦愚而極悍矣，考余岩必用水囊之理由，不

過熱度太高，時間太久，此二者問題雖大，然從根本原因而言，外感之熱，固須表解，決不可用水囊，以使之內陷，即內熱重而無表邪，亦應以對症藥清導下行，亦無用水囊使內邪再由腑而陷於臟之理，西醫之檢溫器，固不能辨外感之熱，與內熱外見之熱，其治法故只有水囊之法，我同胞於屠刀規之外，又多一寒水地獄之劫，不亦大可哀乎，余岩如不知此，固與尋常西醫同一野蠻愚悍，此後請勿談國醫，如知之而爲此言，則純爲門戶之見而已，余岩請焦館長勿忘學術討論之言，乃竟自忘之乎，至於焦館長所云生理機能毒素反應，即言外感之熱，與內熱之熱，均有相當治法，不可悞用水囊，一味冰伏之謂，焦館長恐汝余岩不知，故用西醫名詞以代，使汝能解，乃反對之加以輕薄之語乎，吾嘗謂國醫有國醫之學理，有國醫之名詞，萬不可附會西醫，引其輕薄，今觀於余岩之言，更可以憬然悟矣，余岩，汝所驕人者，物質文明，器械優良耳，此皆震爍庸俗人耳目之陳設品，今黔驢之技已將盡現矣，尙敢以此自炫乎，焦館長謂其膠執，尙屬客氣，其實尙未入門而已，若夫國醫治熱之法，前舉外感之熱，與內熱之熱，兩大法門，不過舉其大概，其實外感之熱，尙分辛溫解表，辛涼解表兩法，內熱之熱，如由外襲者，則有春溫與暑燥之分，其熱在內而外現者，有臟腑之分，有虛實之分，虛實之中，又有陰虛陽虛之分，如外感之熱，與內熱同時并發者，又有表裏兩解之法，有一種病症，即於一種方法，總之國醫法門，博大精微，無所不賅，固非汝等之淺陋粗疏者所能窺其門墻也，至於緊閉着窗戶，不許流通空氣，此乃社會一般無知者之舉動，國醫何嘗如是，如遇畏寒之病，方使之避風，豈如汝等之但知流通空氣，而不問病之寒熱乎。

焦館長所云西藥缺乏一層，余岩既已承認，但所舉處所時間資本三點，以爲解釋，尙與事實不

符，汝等留學各國，歲糜國家之巨款，歸國後又受政府之優待，豈對於化驗藥物，并未學識乎，豈全無研究發明之處所時間乎，以云資本，豈必有千百萬之巨款，而方可製藥乎，胡不移歲糜數千萬無益之衛生經費，以製藥乎，國家養汝等如驕子，且任汝等橫行無忌，反謂毫無施展辦法，不滿於政府，豈必汝為主席，且傾中國之財產，以供汝等之揮霍，而後滿其慾壑乎，焦館長為全國國醫領袖，力不能使衛生行政，歸我國醫，委曲求全，而有此偏面之條例，余岩既承認藥物缺乏，而又謂其所言缺乏之原因為奇怪，為不近常理，豈焦館長亦助汝摧殘國醫，方謂之不奇怪，而近常理乎，此言更驕橫之極矣，惟是西醫藥物缺乏之故，焦館長雖言其大概，而其所以然之故，尙未言及，國醫根據氣化，醫為氣化之醫，藥亦為氣化之藥，醫須研究氣化之常變，藥則研究其氣化之純和與猛烈，培元氣則取其氣化之純和者，治病則用其氣化之猛烈者，此國醫之用法也，此種氣化之藥，惟氣化之醫，乃能運用，若以西法化驗，則性之純和者盡失，其僅能存，惟性之猛烈者耳，故西醫所化驗之國藥，惟大黃當歸樟腦猛烈等品可用，而性純和如參芪之類，一經化驗，則等于零，味者不膏，反欲國醫盡用西法化驗，乃化有用為無用矣，西醫如不進而學國醫之氣化，而仍泥其化驗，雖日言研究發明，以求藥物之不缺乏也得乎。

余岩謂實驗是要用物質文明的智識，優良的器械，和生素理化的素養，並且要診查精確，其所得的成績，才算細密，才可以避免錯誤，才可以算近于真理，在學術上，才可以真有價值，若焦先生所承認的物質文明不進步，無優良的器械運用，診斷不精確的國醫們，在學理上探討起來，請問有什麼本領來實驗，用什麼工具來作實驗，有什麼智識來判斷實驗所得到的現象，其以實驗驕我也

，可謂極矣，余岩，汝亦知西醫之長處在實驗，其短處亦在實驗乎，實驗者，有實在物質器械之實驗，有學理探討之實驗，物質又有由于氣化之物質，有由于人工造之物質，人工造物質之實驗，可憑器械實驗，人體雖不能不謂之物質，然係氣化之物質，而非人工造之物質，既係氣化之物質，則其實驗，必須從學理求之氣化，如頭痛發熱自汗項強之症，知其爲風傷太陽，畏風咳嗽，知其爲寒傷太陰，非其明證乎，國醫之實驗，乃真從學理探討而得，又何須乎文明之物質，優良之器械，余岩既云從學理探討，又盛誇其物質器械，且謂國醫無物質器械，不能得實驗真現象，豈非自相矛盾乎，既自相矛盾，而又謂焦館長一面掛實驗招牌，一面却責備醫家從學理上探討，從學理上研究爲不然，更矛盾中之矛盾矣，診營一層，外觀似乎詳細，其實並不精確，其故卽在乎以物質之眼光，診營氣化之病理，又何從得精確乎，國醫言玄妙，則詆其玄妙，國醫言實驗，又謂其不能實驗，總之強詞奪理，不容國醫之存在而已，吾嘗謂國醫之根本，在氣化之哲學，哲學之理，自近玄妙，又何諱言之有，同人等不明此理，多舍國醫之根本，而強合於西醫，自以爲順潮流，而不知適以招西醫之攻擊，觀於余岩之詆毀焦館長，及渡邊熙謂凡事可順潮流，獨醫學不可糜然從風之言，亦可以堅定方針，而勿爲浮詞所動搖矣。（未完）

論 壇

▲濫服成藥及不慎延醫之弊害

周蘇甫

天津本是華北的大商埠，人性活潑，但有一種特別的習慣，直如定例一般，令人可歎，無論男婦壯弱，不拘春夏秋冬，不問內傷外感，祇要有了病，就先自作聰明，濫服成藥，倘有發熱頭痛，不是清瘟解毒膏，就是連翹敗毒膏，要不然，就是黃連上清丸，清肺抑火丸，如患咳嗽或喉痛，則服養陰清肺膏，二冬膏，對於小兒，則用回春丹，至寶錠，萬應散，抱龍丸等，幾於無家不備，有病即服，尤屬誤事，殊不知發熱頭痛，病因甚多，有傷寒，傷風，溫病，溫痧，瘟疫，陰虛內熱，虛實之不同，咳嗽，則有內傷外感，肺痿，肺癰，痰飲，風寒，風熱，因暑，因濕，因燥，因燥之各異，斷無一種成藥，而能統治萬病之理，茲就以上各種成藥而論，清瘟解毒膏，連翹敗毒膏，均是涼陰而兼降下之藥，黃連上清丸與清肺抑火丸，亦皆是涼陰治上焦實火之藥，如果病屬實火，而無外感表邪，服以上涼降之品，尙屬可用，倘頭痛身熱屬於外感風寒，或傷寒痧疹之類，一服涼降之藥，反迫表邪入裏，非但輕病變重，激其邪熱上升咽喉，假如此時遇有識症之醫，知其爲涼降之藥所誤，趕緊用溫散之法，解肌開腠，驅邪外出，尙可挽回，倘再誤爲實熱，加以涼降或滋膩養陰之品，初服雖覺略輕，然愈服愈重，喉痛纏綿，變端百出，必至喪命爲止，至於咳嗽，也是外感風寒居多，養陰清肺膏，二冬膏，皆是滋膩涼陰之藥，除確爲陰虛肺燥而無外感者，尙可服用外（此症十無

一二，)如係外感，無論風寒風熱，莫不纏綿難愈，聲啞喉乾，如果此際遇有識症之醫，趕緊舒肺疎風，依法糾正，體強者尙能速愈，體弱者也難免遺有病根，倘醫者，仍以麥冬元參貝母生地等，一誤再誤，勢必病邪留戀，咳嗽不已，吐血發熱，變成肺勞，女子則血枯經閉，男子則血鬱氣衰，多則年餘，少則數月，必至死而後已，世人皆知近年肺勞病之多，而不知十之七八，皆因誤用涼藥蘊釀而成，蓋此病由輕致重，經過日期甚久，中間醫藥迭更，及至瀕危，非謂肺病無特效療法，即謂爲病菌傳染，或謂營養不良，豈知當初咳病微，服養陰清肺膏，二冬膏，及麥冬元參生地之日，卽爲造成畢命之時，再如回春丹，至寶錠，萬應散，抱龍丸等，均是大涼峻利之品，世人誤以小兒純陽之說，以爲無病不治，殊不知近年以來，人慾熾盛，青人知識早開，發育未經成熟，即便任意戕喪，以致小兒先天皆感不足，稟賦薄弱，異於往昔，一經有病，非虛則寒，故近年以來，冬春小兒痧疹，非溫表溫化，托邪外出，不能見功，一用涼藥，立見敗壞，余親見小兒咳嗽發熱，因服回春丹等涼藥，立時抽搐起風，或久服涼藥，致成慢脾寒瀉，或痧疹，因服涼藥，而致喉腫舌短，以及男婦外感，因滋膩養陰而成肺勞，並傷寒溫痧，濫服成藥涼藥而斃命者，每年不知凡幾，聞之傷心，觀之慘目，此外尙有產婦本無他病，動輒多以胎產金丹，濟坤丸等，隨便濫服，豈知以上兩種，皆兼行氣破血之品，如產婦體強，尙無大害，如產婦素日虛弱，竟有因而氣脫血脫驟然生變不及救治而死者，余又常見病人感受風寒，或風邪內鬱，病人往往自謂內熱太盛，或云心中發熱思涼，病家並無醫藥知識，不明表裏，原不足怪，獨怪一般潮流之醫，胸無定見，一聞病人自云內熱，便隨聲附和，大施其清涼苦寒之品，及至愈服愈重，危而至死，病家認爲命定，醫家也不以爲非，遂

積成一種祇認涼藥不認溫熱藥之習慣，殊不知熱力乃體中元氣，內熟水穀爲津液，外衛肌膚爲體溫，一受風寒外閉，鬱於肌腠之間，則臟腑之熱力，不能發洩於皮毛，聚於胸膈之間，焉得不覺發熱，然此熱並非火邪，乃體中溫肌表化飲食之天然熱力，此時祇須解肌開腠，將壅於肌表之邪，由汗驅出，體中熱力，仍舊散於皮毛，又何心中發熱之有，如用清涼，則表邪壅閉愈甚，內熱無處發洩，壯者上竄咽喉，變爲各種喉症，弱者因元氣被其削伐，敗胃減食，變成虛怯，竟至無法挽救，此皆爲醫所誤，並非本病原來如此也，余目擊心傷，拉雜書此，不覺詞冗而慙，深望社會人士，不惜小費，購讀醫籍，多得醫藥常識，不致爲醫所誤，更望同道，精心研求，努力切磋，不致以藥誤人，則生命幸甚，醫道幸甚。

專 著

△聖方治驗錄

四川鄒趾痕

劉氏婦之乾血癆瘵

劉氏婦年三十七歲，月經不至半年矣，腹中有硬塊，時現時隱，現則腹脹硬痛劇，瘵熱上衝心，則心煩亂欲死，面赤目昏，手心脚心潮燒，隱則諸證不作，食量極少，衰憊困乏，愚曰，此乾血癆瘵也，其初因月經當下不下，或下不盡淨，餘血留中，停蓄爲瘵，被肝火之烘焙，始而結爲稀薄之黏液，或爲軟小之涎渣，久則合成大塊大團，又久則液乾涎竭，大塊大團，縮小爲乾血塊，爲乾

血團，以手按其腹中，觸指堅硬如石塊者，乾血成矣，乾血既成，每日午正，腎陽上交於心之時，乾血塊中，烈火衝出，直上攻心，則心熱如焚，面紅耳熱，五心潮燒，心中煩躁欲死，午後烈火返爲回乾血塊中，諸病悉除，每夜子正，心陽下交於腎之時，乾血塊中，烈火衝出，病狀亦如午正，因其病由腹有乾血而起，故俗名乾血癆，金匱婦人雜病篇第九節曰，婦人之病，因虛積冷，結氣諸經水斷絕，至有歷年血寒，積結胞門，寒傷經絡，凝堅在上，嘔吐涎唾，久成肺癰，形體損分，在中盤結，繞臍寒疝，或兩脇疼痛，與藏相連，或結熱中，痛在關元，脈數無瘡，肌若魚鱗，時著男子，非止女身，此金匱原文也，蓋言婦人之病，其病因約有三端，曰虛曰冷曰結氣，蓋血脈貴充悅，而地道喜溫和，生氣欲條達也，否則血寒經絕，胞門閉而經絡阻矣，而其變證，則有在上在中在下之異，在上者，肺胃受之，爲嘔吐涎唾，爲肺癰，爲形體消損，病自下而上，從炎上之化也，在中者，肝脾受之，或寒疝繞臍，或脇痛連臟，在下者腹臍胞門受之，此病爲陰，或結熱中，痛在關元，或脈數肌乾，皮膚如魚鱗，有時著於男子，非止著於女身，此病爲熱中，爲陰陽之交，故或從寒化，或從熱化也，今觀病人，兩手皮膚，已有魚鱗，則癆瘵已成，不能治療矣，請辭而退，婦堅求救治，婦之夫亦再三請求，愚屢辭不獲，無已，請與主人約，此死證也，不治必死，治之或可不死，本無期必之把握，治之而愈，不任功，不愈愚不任過，該夫婦皆允許，愚曰，旣蒙信任之專，理當着手治療，然猶有慮，不可不與主人先告之，今欲治愈此種大病，當先知醫有醫之責任，主人有主人之責任，如診察病狀，詳詢病情，斟酌緩急，開方用藥，預告飲食宜忌，起居調攝之法者，醫之責任也，而遵守醫之預告，宜忌不誤，調攝合法者，主人之責任也，必也，醫與主人，各盡職

責，庶幾可冀轉危爲安，倘有一着不慎，以致不救，不惟主人不甘，醫亦敗興，再將此病之始因，說與主人知之，必先知始因之誤，然後乃知今日救誤之目的，必須主人知此目的，方可收同心協力之效，其始因之誤者何也，服熱藥忌食生冷是也，當月經初不至時，俗醫必投以熱劑，戒食生冷，此俗醫之定例，最不成理由，最瞎說之例也，他們的醫書云，血不宜涼，凡一切血病，皆不可投以涼藥，他們的醫書又說，血之性質，得熱則行，得寒則凝，血能流行，則百病不生，血一凝結，則諸病叢集，他們又設一比喻曰，試觀血在肌肉之內，流行不息，倘遇肌肉破損，血溢於外，流在地面，立時凝爲血塊，此得寒則凝之明證也，這個說法，巧極妙極，易學之極，只要會用熱藥，便可醫一切血病，因爲易學，遂把一切俗醫，都造成血病禁用涼藥的公例了，究其實，醫聖之道，那有這樣害人的公例，這個公例，不知害了多少患血病的人，不說遠了，只說愚親眼看見，無法挽救，不忍目觀的，也有十餘人，民國十三年，愚著有會譚日記，曾將此邪說，極力排黜，無如崇尚此邪說者太多，愚一人孤掌難鳴，終不能挽此狂瀾，今主人病，亦是受了俗醫血不宜涼，忌食生冷之害人約，必須破除成見，大膽多食生冷，大膽專服愚方，無求速效，勿畏艱難，服愚方既多，倘值腹痛且脹，瘀血上衝，壅塞胸脇，瞑眩瀕危，不須驚惶，更不可亂投別方，耐心看護，自有轉機，此中消息，只在出臟則生，入臟則死，一線之間耳，倘一亂投別方，便令大功垂成失敗，後悔何及，再有告者，愚醫此病的最要宗旨，也有先與主人言明之必要，經云，瘀血不去，新血不生，今病人所以枯瘦柴瘠，不生新血者，因瘀血不去之故也，是故法當攻其瘀血，今瘀血既已結成乾硬之巨塊

，倘冒然攻之，試問堅硬之巨塊，從何覓巨大之出路，因爲其出路計，必先投以破瘀之劑，使堅硬巨塊，破爲細碎砂粒，然後攻之，乃得順流而下也，然破瘀之藥，捨水蛭蝨蟲不爲功，而水蛭蝨蟲，藥舖所售之品無效力，因爲辦藥之人，圖具形式，不知用藥之宗旨故也，當俟夏月，特派人到四鄉農村畜牛之家，入牛房中，視有飛嚼牛膚之蚊蟲，大如小指頭者，捕之，去其翅足，以化爲細末之石灰保存之，以一千二百個爲率，此爲牛蝨，方可入藥，其他蝨蟲，不是用也，又覓水田中，有水蛭之處，水蛭俗名水鼈，又名螞蟻，長者五寸六寸，短者一寸半寸，取其一寸或半寸者，以化爲細末之石灰保存之，以一千二百個爲率，此一寸半寸之水蛭，名鑽腳蛭，因農人以脚入水中，此等水蛭，便爬在脚上，鑽入肉內，嚼血故也，若長二寸以上之水蛭，雖捉置脚上，亦不鑽脚矣，今藥舖所售之水蛭，不是鑽腳蛭，乃長二三寸之水蛭，此種水蛭，不能鑽脚嚼血，安能破瘀，藥舖所售之蝨蟲，不純是牛蝨，乃屬有糞蝨屎蝨在內，亦無破血之用，以上各節，主人深信不疑否，果能照辦蝨蟲否，果能吉凶無悔否，病人自言曰，賤病死證也，凡服禁食生冷之方而死者，目擊已有數人，不知皆由俗醫所誤，今乃知從前所服禁食生冷之方，皆是死我之方，深恨覺悟之不早，今蒙一語道破，無異錫我以迷城之寶燭，苦海之慈航，敢不傾心倚任，如其獲生，蒙恩靡涯，不幸而危，乃前醫誤我，不敢疑君也，愚感其言，於是着手主方，用黃連阿膠雞子黃湯，加生地西洋參，服之而安，愚曰，凡治大病，不以小效爲可靠，亦不以危殆而生懼，當有堅忍耐苦之決心，臨亂不惑之認識，於是或以小柴胡湯，加黃連生梔子，或以竹葉石膏湯，加黃連地榆，間有心煩躁擾，或胸脇痞滿，不能食，不能穩立之發現，然皆二三劑卽解，尙無大慮，三四月後，瘀血衝心，心中疼熱，五

心潮燒，初猶能食，漸至於餓而不能食，其病日增，病劇時，煩躁欲死，手足躁擾，捻衣摸床，昏憤不識人，舉家驚惶，愚曰，病本不治，初診時已言之，徒以請託之殷，姑且勉力爲之，既欲治療，必經此險，見險而無損，然後乃可脫險，倘得脫險，乃慶生還，今察此證，尙有一線生機，慎毋亂投別方，當一心一意，倚靠愚方，選派勤慎曉事婦二人，輪流看護，每日午前十鐘，灌藥頭煎，三鐘二煎，七鐘三煎，只要藥能下咽，便可挽救，方用桃仁赤芍莪朮大黃以降衝氣，黃連黃芩阿膠犀角以保心氣，西洋參生地當歸黃芪以補血益氣，第一日神識稍清，第二日煩躁不作，手脚安寧，第三日，大便通，瀉出黑糞極多，乃能食，又歷二個月餘，腹痛且脹，有氣竄走，上下衝突，愚曰，此痛因愚用破癥之劑，攻破堅癥，離散癥塊之故，雖痛當耐心受之，既而痛越勤，既而痛極，脹極，愚皆令忍受，病人呻吟曰，痛脹厲害，斷難忍受，愚曰，若不忍受，前功盡廢，入夜，更加脹痛，至於昏暈不知人，愚命用食鹽二兩，吳萸小茴香各一兩，地榆槐花桃仁茜草各五錢，研爲細末和勻，入鍋內微火炒熱，布包四五包，以一包取溫度適宜，熨其腹，從上而下，冷則更換二包，如法換熨，一刻之頃，則有血塊血渣，大瀉而下，瀉一次，腹脹腹痛，減輕一次，連瀉三次，痛脹大減，病人亦大安舒，從此隨時皆有瘀血，從腹中瀉出，病人遂如生產後，設油布於簾褥，病人藉油布而坐，三四日後，瘀下減少，然猶點滴不盡，五六日後，乃無下降之瘀，從此胸腹寬舒，食量大增，月事以時下，遂爲無病之人。

論曰，作醫難，作醫書更難，作醫不良，則草菅人命，終其身而害乃止，作醫書不良，則造不良之醫千百，其書永傳，則不良之醫即永造，其草菅人命之害，遂至於無窮，吾聞醫仁術也，孰知

以不仁之心，行仁術，其害遂至於不可以數計，而不仁者，且曰，孟子盡心章不云乎，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吾書雖害人無算，毫無怨聲，又何礙焉，嗚呼忍哉，然愚思之，俗醫書之邪說極多，其邪說只能造庸醫，不能普及於不知醫之婦孺，惟此邪說，能遍全國，能使家喻戶曉，能使婦孺皆知，凡富貴家之婦女，莫不互相嚴戒曰，經期至，毋食生冷，毋洗浴冷水，毋服涼藥，何以若是其普遍也，以其邪說易知易行故也，以其所造之理由，足以蠱惑愚而自智之庸醫，又足以蠱惑愚而自智之婦孺，故也，如云血脈流行，百病不生，欲其流行，避寒而喜溫，血之爲性，得熱則行，得寒則凝，凝則百病叢生，如此說法，頗近於理，而實無理，庸醫無辨僞之知識，又喜其易學，婦孺又喜其易行，遂造成家喻戶曉之公例，邪說之魄力大矣。

再論此證，本是死證，非趾痕敢保其不死，其初實因病人求生心切，有雖死不怨之請求，因而姑救之，雖救之得生，然亦險矣，夫置之死地而後生，不敢謂必生，不敢謂必不生，此之謂也乎。

▲國醫傷寒課義

(續)

有著作權
不准轉載

陳澤東著

第二十九章 厥陰在臟之熱症

(本文) 厥陰之爲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則吐衄，下之利不止。

(二條) 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者，必發熱，前熱者，後必厥，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厥應下之，而反發汗者，必口傷爛赤。

(三條) 傷寒，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而利，凡厥利者，當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爲除中，食

以索餅，不發熱者，知胃氣尚在，必愈，恐暴熱來，出而復去也，後三日脈之，其熱續在者，期之且日夜半愈，所以然者，本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復發熱，三日并前六日，亦爲九日，與厥相應，故期之且日夜半愈，後三日，脈之而脈數，其熱不罷者，此爲熱氣有餘，必發癰膿也。

(註)此三條，皆厥陰在臟之熱症也，皆循經傳來者也，然其熱有淺有深，熱深者厥必深，熱邪閉經也，必先熱後厥，手足之冷不過腕，乃爲熱邪閉經之明徵，若先厥後熱，手足之冷過腕甚至肘膝者，是寒厥也，不可以熱邪治之也，如誤治必死。

第一條，厥陰之爲病，消渴者，肝熱燔膈涸胃津也，氣上撞心，心中疼者，肝邪上衝也，熱者木邪助心火也，肌不欲食者，胃被熱燔津涸則飢，熱邪上逆則不欲食也，食則吐虵者，虵聞食臭出，以肝胃熱邪太盛，虵無所附，故吐出也，下之利不止者，以熱在肝不在胃，下之徒傷胃液，故下利不止也，此症以木邪作燔熱膈涸胃，汗吐兩法，固不可用，而下法尤不可用，下則瀉土，土液傷而愈虛，則木邪愈張矣，本文無法，愚意當用甘涼緩熱法爲宜，可與瓜萋牡丹皮湯。

第二條，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必發熱者，是在傷寒初起之時，先發熱也，觀下文前熱者後必厥句自明，厥深熱深，厥微熱微者，是言手足極冷，甚者抽搐，然以厥前熱深邪閉本經，陰陽格逆太甚也，若熱邪不深，則閉經之邪亦微也，熱厥當下，以瀉其熱，而反誤發其汗，邪熱暴升，故口爛赤也，本文無方，愚按熱微者，

亦與瓜蒌牡丹皮湯，熱深者與小承氣湯可愈。

第三條，傷寒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而利者，是言初得病時即發熱，至第六日，忽反手足厥逆，繼六日後，又三日而下利，是木邪尅土，鬱熱下行也，厥而利當不能食，今反能食，恐鬱熱暴下，胃中以暫時熱解，故暫時能食，若胃陽隨利下脫，積存之宿穢盡除，亦暫時能食，是爲除中，而不久必死，在此真僞難分之際，故食以索餅試之，索餅係小麥麵所作，有溫補壯氣之功，若食此餅胃中不暴熱，知胃陽未脫，尙有消食之力，故可愈也，第恐食此餅後，若胃熱暴來，是當厥利之時，宿穢盡出，而胃中陽氣亦復隨之去也，後三日脈之，其熱續在，期之且日夜半愈者，是言初病發熱，至第六日反厥，又續三日爲九日，至第九日而下利，如能食非除中，已現將愈之徵也，待九日後，又三日，脈有熱，手足亦發熱，是厥利已止也，但須將厥利之三日除去，祇以九日後轉熱之三日，與初病發熱之六日合計，亦爲九日，後轉熱之三日，與前厥利之三日，其數相同，故曰與厥期相應也，其愈期以且日夜半者，是另一義也，是言前發熱至第六日反厥，由厥日至轉熱之第三日，計四日，再加且日一日，計五日，正合厥終不過五日之數，夜半子時屬水，生厥陰而制木之邪火，故期以此時愈也，此十日後又三日，若脈仍數，熱不退者，是乃木邪之餘熱不退，逗留在胃腸，必發癰瘡也，本文無方，愚按初病即發熱者，當與括蕪牡丹皮湯清之，若厥後又熱甚者，亦以小承氣湯下之可也。

（未完）

▲傷寒問答 (續)

沈肖卿著

太陽病，桂枝症，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連黃芩湯主之。

問曰，此節所論何症。

答曰，此節係論太陽病，桂枝症，以承氣湯誤下後之見症也。

問曰，此節所論之桂枝症，是何見症。

答曰，此節所論之桂枝症，係頭痛發熱汗出惡風之見症也。

問曰，太陽病，桂枝症，醫反下之，何謂也。

答曰，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之桂枝症，本不可下，今反下之，故曰，反下之，反字之前加用醫字者，因陽明胃腑之實熱症，亦有頭痛發熱汗出之見症，其與桂枝症，所不同者，惟惡風一症，今醫者，不知辨症，誤認惡風一症，亦爲陽明胃腑之實熱症，而以承氣湯下之，故曰，醫反下之。

問曰，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何謂也。

答曰，太陽病，桂枝症，以承氣下之，下後，肌腠之風邪，由三焦陷於脾，三焦之水氣，隨風邪而入脾，脾氣不得上升，故利遂不止，脈促者，太陽經血分之邪，尙未入裏，仍在表也，故曰，脈促者，表未解也。

問曰，何謂促脈。

答曰，正氣盛，邪氣在太陽經血分，不得入裏，正邪相爭於血分，脈來數時一止，而無定數者，謂之促脈。

問曰，喘而汗出者，葛根黃連黃芩湯主之，何謂也。

答曰，太陽病，桂枝症，以承氣下之，下後，太陽經血分之邪，與肌腠之邪，由三焦內陷於脾，脈不促，而協熱下利，熱邪上衝於肺經，肺氣不得下降，而作喘，熱氣外越，而汗出者，法當以葛根黃連黃芩湯，以解其邪熱，故曰，喘而汗出者，葛根黃連黃芩湯主之。

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

問曰，此節太陽病，何病也。

答曰，此節所論之太陽病，係風邪中肌腠，寒邪復傷皮毛，邪由肌腠化熱，而入於太陽經營衛，風寒兩感之太陽病也。

問曰，風寒兩感之太陽病，何以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

答曰，風邪先中肌腠，復傷於寒，寒邪由肌腠化熱，入於太陽經，隨經氣上行，阻其營氣不通，則痛，故頭痛，寒邪化熱，入於太陽衛分，風邪在肌腠，故發熱，寒邪閉毛竅，風邪隨化熱之寒邪，鬱於太陽衛分，邪熱串入筋，則身疼，寒邪由肌腠化熱，入於太陽經血分，阻其營氣不通，故腰痛，風邪隨化熱之寒邪，入於太陽衛分，汗不得出，而蘊於太陽衛分之中，汗，即溼也，溼流關節，溼邪入筋與經，故骨節疼痛，風邪阻其衛氣，不能出以衛外，故惡風，無汗者，寒邪閉毛竅也，喘者，寒邪入於肺經，肺氣不得下降也，法當以麻黃

湯以解其邪，故曰，麻黃湯主之。

問曰，此節，何以不曰，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氣喘，麻黃湯主之，而必曰，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何也。

答曰，加一者字，與一而字者，係辨麻黃湯之用法也，謂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則宜麻黃湯也，若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有汗而不喘者，此即非麻黃湯症，麻黃湯，則不宜用也，文中若不加者字而字者，則麻黃湯之用法，即無法以辨之也，故不能曰，惡風無汗氣喘，而必曰，惡風無汗而喘者。

問曰，疼與痛，如何分別也。

答曰，邪熱入筋，痛而痠者，謂之疼，邪熱入經與絡，痛而不痠但痛者，謂之痛。

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不可下，宜麻黃湯主之。

問曰，此節所論何症。

答曰，此節所論者，係寒邪中於太陽陽明經衛分之合病也。

問曰，寒邪中於太陽陽明經衛分之合病，何以能見喘而胸滿之見症也。

答曰，寒邪中於太陽經衛分，邪由足太陽經衛分，而傳於手太陽經衛分，再由手太陽經衛分，傳於手少陰經衛分，寒邪鬱於心經氣分，故胸滿，寒邪由陽明經衛分，傳於手陽明經衛分，而再傳手太陰經氣分，寒邪鬱於肺經氣分，肺降不升，故氣喘。

問曰，何以不曰，太陽陽明合病，喘而胸滿，宜麻黃湯主之，而必曰，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

滿者，不可下，宜麻黃湯主之，加用與字者字，與不可下一句，何也。

答曰，加用與字者字，與不可下一句者，係辨寒喘與熱喘也，謂表症寒喘不可下，裏症熱喘可下也，此節對面之意，謂太陽若不與陽明合病，寒邪由太陽而傳於陽明經血分入胃，胃熱上衝於肺，肺氣不降，單作喘，而不胸滿者，本可下，今非邪由太陽傳陽明經血分，入胃之熱喘，而係寒邪中於太陽陽明經衛分，陽明氣分之寒邪，鬱於肺經氣分，而氣喘，太陽衛分之寒邪，鬱於心經氣分，而胸滿者，則不可下，故必須加用與字者字，與不可下一句，以辨之，故不能曰，太陽陽明合病，喘而胸滿，宜麻黃湯主之，而必曰，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不可下，宜麻黃湯主之。

太陽病，十日已去，脈浮細而嗜臥者，外已解也，設胸滿脇痛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者，與麻黃湯。

問曰，此節所論之太陽病，何病也。

答曰，此節係論，太陽感風寒之傳經病也。

問曰，太陽感風寒之傳經病，何以十日已去，脈浮細而嗜臥。

答曰，太陽病，十日已去者，謂感風寒之太陽病，病期已過十日，而至十一十二日也，十日爲太陽受邪之期，十一日爲少陰受邪之期，十二日爲厥陰受邪之期，脈浮細而嗜臥者，此爲寒邪已由太陽營分傳脾，風邪已由太陽衛分傳脾，寒邪入脾，則脈細，風邪入脾，則脈浮，風寒入脾，脾虛而有邪熱，故嗜臥，嗜臥者，即俗謂之脾倦是也。

問曰，何以不曰，太陽病，十日已去，脈浮細，嗜臥，而必曰，脈浮細而嗜臥者，外已解也，何也。

答曰，寒邪傳脾，風邪仍在太陽衛分不解者，脈當浮細，風寒傳脾，脈亦當浮細，其不同之點，當辨之於見症，不嗜臥者，此爲寒邪傳脾，風邪仍在太陽衛分外未解也，嗜臥者，此爲風寒傳脾，在外之風邪已解也，因此，故不能曰，脈浮細嗜臥，而必加而字者字，與外已解也一句，以辨之。

問曰，設胸滿脇痛者，與小柴胡湯，何謂也。

答曰，太陽病，病期已過十日，而至十一十二日也，十二日爲厥陰受邪之期，胸脇爲厥陰經所經之處，今邪不但傳於太陰，並寒邪已化熱，傳於厥陰經營分而入肝，邪傳厥陰，故胸滿，邪入於肝，阻其肝中經絡不通，故脇痛，法當與小柴胡湯，以和解之，故曰，設胸滿脇痛者，與小柴胡湯。

問曰，脈但浮者，與麻黃湯何也。

答曰，太陽病，病期已過十日，而至十一十二日，邪不傳太陰少陰厥陰，風寒之邪，伏於太陽衛分，但見脈浮，而不細，並不見他症者，此爲風寒之邪，仍在太陽，法當與麻黃湯，以解太陽衛分之風寒，故曰，脈但浮者，與麻黃湯。（未完）

▲傷寒要略

（續）

張蘭亭編

註，少陰病，始得之，此言寒邪初傷少陰，當不發熱，今反發熱者，乃太陽標陽之外呈也，脈沉者，少陰之生氣不上升也，夫標陽呈於外，生氣陷於內，故用附子麻黃細辛湯以主之，熟附子以升少陰內陷之生氣，麻黃細辛內啓少陰之水陰而解太陽之標陽，使邪從裏而外達於毛竅作解矣。

原文，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當灸之，附子湯主之。

附子湯方

炮附子一枚，白朮四兩，人參二兩，茯苓芍藥各三兩。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註，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中不躁而和，其背惡寒者，此乃少陰陽虛之背惡寒也，故當灸其關關元二穴，更以附子湯消陰以助陽也，夫背惡寒者，乃陰陽俱有之症，如陽明病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乃白虎加人參湯症也，而口燥口和，爲陰陽二者之確徵也。

原文，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桃花湯方

赤石脂一斤，（一半全用，一半篩末）乾姜一兩，粳米一升。

右三味，以水七升，煮米令熟，去滓，內赤石脂方寸匕，溫服七合，日三服，若一服愈，餘勿服。

註，少陰陰水不能上濟其君火，以致熱傷經脈，而爲下利膿血之症也，赤石脂氣味甘溫，養心氣而療腹痛，乾姜粳米溫養其中，蓋以血脈本乃中焦之所化而然也。

原文，少陰病，吐利，手足逆冷，煩燥欲死者，莫茱萸湯主之。

莫茱萸湯方

莫茱萸一升，人參三兩，生姜六兩，大棗十二枚。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註，少陰病，吐利者，少陰主樞，神機不能交會於中土，故上吐而下利也，土氣內陷，不能達於四肢，故手足逆冷，寒邪客於經絡，以致心脈不能下交於腎，故作煩，腎脈不能上通於心，故作燥，經脈上下不交，故煩燥欲死，用吳茱萸湯者，以吳茱萸功能溫散寒邪，而使少陰神機內轉，姜棗人參補精汁，能使經脈流通，神機轉而吐利止，經脈通而煩躁寧矣。

原文，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

白通湯方

葱白四莖，乾姜一兩，生附子一枚。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再服。

註，少陰病而加下利者，乃少陰陰極陽脫之候也，故主以白通湯，取葱白通陽而上升，佐薑附回陽以抑陰，則未脫之陽可復，使其陰消陽長，陰陽和平，其病自除矣。

原文，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爲有水氣，其人或欬，或小便不利，或下利，或嘔者，真武湯主之。

眞武湯方

茯苓三兩，芍藥三兩，生薑三兩，白朮二兩，炮附子一枚。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若欬者，加五味子半斤，細辛一兩，乾姜一兩，若小便利者，去茯苓，若下利者，去芍藥，加乾姜二兩，若嘔者，去附子，加生薑足前成半斤。

註，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下利者，乃少陰陰寒之深也，若小便利，則爲純寒無水之症，今小便利，或欬，或嘔者，此爲陰寒兼有水氣之症也，而水氣之氣外攻四肢，則四肢沉重疼痛，水寒內攻於裏，則腹痛自利，上攻於肺則欬，中攻於胃則嘔，下入膀胱，則小便不利矣，以上種種諸症，皆係水寒之邪所作，故用眞武湯，溫經散寒以制水也，用附子之辛熱，佐生薑壯元陽以散寒，白朮之苦燥，佐茯苓健中土以制水，芍藥加入制水藥中，得免妄行之患，取其斂陽歸陰，使無飛越之虞，然下利減芍加姜者，溫中勝寒也，欬加細辛乾姜五味者，散水寒收肺氣也，小便利者去茯苓，以無停水之病也，嘔者去附子，倍生薑，以其水停於胃，而生薑功能止嘔也。

原文，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

四逆散方

甘草，枳實，柴胡，芍藥。

右四味，各十分，搗篩，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欬者加五味子乾姜各五分，並主下

利，悸者加桂枝五分，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五分，腹中痛者加炮附子一枚，泄利下重者，先以水五升煮薤白五升，煮取三升，去滓，以散方寸匕內湯中，煮取一升半，分溫再服。

註，凡四逆皆屬陽虛，此言少陰四逆，未必盡屬陽虛，亦有土氣鬱結，胃氣不舒，而爲四逆之症也，方中柴胡炙草和中而達外，枳寔達胃，芍藥通經，用散者，取其四散於內外也。

原文，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註，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乃邪從少陰君火而化也，心脈上挾於咽，君火熾，則口燥咽乾，若不急下，必將自焚矣，大承氣湯，上承君火之熱而下，洩以救陰，此乃少陰病，三急下存陰之一法也。

原文，少陰病，脈沉者，急溫之，宜四逆湯。

四逆湯方

甘草二兩，乾姜一兩半，生附子一枚。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

註，少陰病，脈沉者，乃少陰從水化寒，寒邪入臟之症也，故急以四逆湯溫之，消陰以助陽也，此所謂療少陰之寒熱二症，正如救人於水火之中，須臾之不容也。

厥陰經擇要

原文，厥陰之爲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則吐衄，下之利不止。

註，厥陰者，陰盡陽生之藏也，其經不從標，不從本，而從中見少陽之氣化也，厥陰之爲病，

消渴者，乃厥陰之上風氣主之，病于本氣，故風消而渴也，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乃上中下三焦之不和也，蓋三焦者，即厥陰中見之少陽也，食則吐虵，下之利不止者，乃厥陰標陰之爲病也，虵乃陰類，不得陽化則吐，下之則陰極而陽衰，故利不止，此乃厥陰病之總綱也。

原文，傷寒脈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爲藏厥，非虵厥也，虵厥者，其人當吐虵，今病者靜而復時煩者，此爲藏寒，虵上入其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虵聞食臭出，其人當自吐虵，虵厥者，烏梅丸主之，又主久利。

烏梅丸方

烏梅三百枚，細辛六兩，乾姜十兩，黃連一斤，蜀椒當歸各四兩，炮附子人參黃柏各六兩。

右十味，異搗篩，合治之，以苦酒浸烏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下飯熟搗成泥，和藥令相得，內臼中，與蜜，杵二千下，圓如梧桐子大，先食後服十丸，日二服，稍加至二十丸，禁生冷滑物臭食等。

註，傷寒脈微而厥者，乃厥陰不得生陽之氣化也，至七八日者，七日厥陰，八日太陽，太陽之氣主膚表而爲熱，今膚冷者，是不得太陽之陽熱也，其人燥者，陽浮於外也，無暫安時者，眞陽外脫也，此乃有陰無陽之藏厥，而非陰陽不和之虵厥也，若虵厥者，其人當吐虵，今病者靜而復時煩者，不似藏厥之燥無暫安時也，故知非藏厥之燥，乃虵上入膈之煩也，故其煩須臾之間而又復止，得食而嘔，則又發煩，所以然者，虵聞食臭而出之故也，故曰

其人當自吐虺，虺厥主以烏梅丸者，以烏梅得先春之氣，功能伏虺上逆，苦酒功能回陽以消陰，桂枝蜀椒助上焦之君火，附子細辛啓下焦之生陽，人參乾姜當歸溫補中焦之血氣，黃連黃柏導君火以下交，并主久利者，乃指厥陰肝木之氣，不能上升，而爲久利，此方能升達厥陰肝木之氣，調和陰陽，故主之也。（未完）

★.....★
雜 誌
★.....★

△香附子有七製能治百病說

趙瑞升

醫本濟世，藥必精良，製之得法，一藥而治百病，香附子之功力最妙也，我國醫術，自神農辨藥後，代代進步，取精汁，合丸散，所製之法，愈精愈奇，論香附本屬草性，生根結子，陰生陽長，氣平而不寒，味香而不竄，辛能散，甘能和，爲陽中之陰，行中有補，血中氣藥，有清升濁降之能，攻裏通表之力，通行十二經，療人百病，功在諸藥之上，泰西各國，均用之以爲要品，其製之法不一，童便浸炒，入血分而補虛，鹽水浸炒，入血分而潤燥，青鹽炒則補腎氣，酒浸炒則行經絡，醋浸炒則消積聚，姜汁炒則化痰飲，生用行血，炒黑止血，與諸藥協和，能同參朮，以補陽氣，能合歸芍，以補陰血，得木香流滯和中，得檀香理氣和脾，佐沉香升降諸氣，佐芎蒼總解諸鬱，臣梔連能降火，臣茯苓濟心腎，使茴香故紙，引氣歸原，使厚朴半夏，決壅消脹，走表則散，達裏能攻，爲女科要藥，凡七情六鬱，難免滯塞，此藥有推陳致新之功，爲百病之妙劑，惟須治之得法，則其

功益顯也。

▲人參黃芪補氣論

前人

氣乃人之根本，足則身強，虛則體弱，何參芪能補之，其理安在，然而人參，生於陰溼之地，其體純陰，長成三種五葉，其性純陽，稱草木之精，受天地之靈氣，感萬物之精華，而性最靈，內含精汁，能生人之津液，津者水也，水能勝火，水者氣也，氣能強神，故補肺中元氣，回陽甚速，黃芪生於土厚之地，根深葉長，吸黃泉之水於其下，得天陽之氣於其上，皮黃肉白，味甘入脾，生能固表止汗，炙能溫脾和中，為補中氣要藥，兼能生血生肌，痘疹不起，癰疽肉托妙品，人參能生真氣，氣壯食調，黃芪能補中氣，胃壯消化，所有水穀之精，易化氣血，服之轉弱為強，去老還少，故諸養氣之品，莫過於參芪也。

上古天真論詳解

古渝鄒趾痕著

全書一冊定價洋二角 外省加郵費一角

發行所 北平崇內江擦胡同四十五號

瑣聞

▲南京中央醫院草菅人命之寫真(續) (轉載本年二月十一日益世報)

(四) 不管病人死活之情形 項醫自說完前話後，已跑得不知去向，我們到處找人抬送，找了半天，闔無一人，尋繃床，也一張莫有，各處漆黑，幽氣怖人，摸搨半天，方將火門扭開，不得已，由處長同我們及僕婦等五六個人，抬頭抬脚，將夫人抬送上樓，(抬時身體極重約有二三百斤) 處長定的是頭等病室，事先既未指明號數，臨時又無人導引，滿樓亂撞，始覓得空房一間，男女看護，找不着形影，經過若干時，夫人漸蘇，手足亂舞，抓胸抓喉，狀極痛苦，(就此情形觀察咽喉腸腑必被橡皮管戳傷) 如此數十分鐘，便不能動，右主任百般尋覓，始尋着另一醫生，從夢中喚醒，睡眼朦朧，一入病室，問太太所患何症，處長和主任，背了半天腹歷，僅打一針而去，(大約是強心針) 依然寂無一人，後經處長出洋伍元，在外請來一特別看護，(聞住青年會) 祇因情形隔膜，藥品物件，均不應手，手忙脚亂，莫知所措，當洗大小便時，將橡皮管插入肛門，四處找藥水清水無着，又無取水之器，急忙中以大面盆持向靠壁磁盆內，就龍頭接水，上大下小，點滴難得，經約數十分鐘，始由外面取來，其他設備，可想而知，(據特別看護說大便中並無若何毒質) 夫人時已瀕危，脈象氣息，均似有似無，百方尋來之醫生，又不見踪跡，右主任再百般尋找，又找來一位醫生，舉止與前相似，不過於打針外加以人工呼吸法命請來之看護任之，不到

三五分鐘，看護以力不能勝爲詞，幾經周折，始來一粗笨男子，詢其何務，答云「打雜」處長因其粗手笨脚，未令幫助，乃命僕婦替代，但不得其法，直等於零，天明後，前僱之看護下班，又以伍元另僱一人，聞係該院女傭，毫無看護常識，惟覓來之醫生臨走時，曾交一藥針與特別看護，囑隔一小時打一針，自是每一點鐘一針，餘行人工呼吸，暫將氣息延長未絕，此月糜八萬餘元之國立醫院竟漠視人命不盡職責如此。

(五) 驕傲敷衍之怪現象 延至廿八日上午十時，始來一黃瘦醫生，尙肯與我們窮人說話，聽聽肺部，問了幾句病情，未幾又來一青年醫生，(似是助手)唐處長向他說道國家醫院花了許多金錢，就該這樣辦理嗎，他怒目相問道，「你管不着」拔步就走，十二時左右，經劉繼成介紹一姜姓醫生，人甚和藹，下午二時，來一號稱主任之戚姓，(亦劉介紹)官氣與洋氣，均極十足，處長兩次欲與握手，彼皆捏拳對之，問，「有無救濟辦法」答稱「須用機器呼吸」問機器何在，請速取來，答稱「尙在外國」幽默調侃，大開玩笑，至下午三時，夫人即氣絕歸西，唐處長正在愴痛之際，突來二三美麗看護，(突然而來不知其先何往該院組織真莫明其妙)巧言如簧，極力勸慰，察其行爲，似預有計劃與步驟，冀以顛倒死者家屬之神經，以掩其害人之罪惡，而消家屬仇怨之心，設計可謂周密，我腦經頑固，極信報應之說，我願馨香頂祝盡忠職守平民化的醫生，多福多壽，同時並祝漠視人命官僚化與摩登小姐化的醫生和看護，絕子滅孫，佛說因果，天道未必無知也。

(六) 死時之情狀 夫人自大嘔吐後，神志已昏，不能言語，再加以橡皮管灌水多時，即經暈死，

抬入病室，身重如僵，已不省人事，雖手足彈動數次，乃其最痛苦之要命時期，自後呼吸漸停，狀如已死，打一次強心針，身即微微一動，用人工呼吸一按，口即微微一噓，不針則不動，不按則不噓，觀此象徵，定是殘餘之氣，藉針力與人工呼吸，得以稍延耳，死時唇紅齒白，面目如生，指甲與周身，均未現有雜色，洗出之大便，亦與常無異，聞之中西醫生，多云鴉片係麻醉性，不能死人，舊時札記單方，亦有此說，如救治得法絕不致死，又凡服毒者，須歷四小時，始行暴發，在十二小時內，爲危險時期，過此即無妨碍，故真毒死者，四肢五官，必發青黑，此一定之現象，現時沿用之洗窰錄，及中西新舊各種醫書，均有說明，夫人吞烟不過二分，發覺及到院時間，不過十二分鐘，經四五盆水之嘔吐，毒早吐盡，此其一，（連吞烟前之飯食鹹菜均已吐出）後經幾次灌洗，不啻將腸胃倒翻而出，則內部之無毒可知，此其二，死時顏色如生，周身無纖毫有毒痕跡，此其三，嘔吐以前，能知能言，插管洗胃以後，即兩眼翻白，手頭冰冷，暈死過去，此其四，項醫生既云毒已全去，神經麻醉，何毒盡而人反死，麻醉永不清醒，此其五，灌水之時，如非閉塞氣息，何以氣不上升，鼻無呼吸，此其六，就上各點觀查，足以證明夫人非死於毒，而死於中央醫院醫生之手無疑，不過其志願書上，唐處長未曾簽字，該院醫生，致人於死，素有經驗，或將唐太太吐出之水，送往其有連帶關係之衛生署化驗時，另加烟膏，並改製診斷書，飾詞以掩其草菅人命之跡，亦必然之事也。（未完）

中醫改進研究會

出版及代售國醫圖書目錄

地址	名稱	編者	冊數	實價
中國急性傳染病學	時逸人	二冊	每部二元特價一元二角	
中國醫學建設問題	時逸人	一冊	實價一角五分	
審查徵集驗方	本會	一冊	五角	
審訂良方彙	本會	一冊	三角	
霍亂	時逸人	一冊	實價五分	
清代名醫學案	本會	一冊	實價七角	
喉症方論	本會	一冊	實價三角	
急性險疫	徐相住	一冊	實價一角	
溫熱病問答	郝植梅	一冊	實價二角	
溫熱經解	沈麟	一冊	實價三角	
脈學正義	張山雷	六冊	實價六元	
難經彙註箋正	張山雷	四冊	實價四元	
醫界之警鐘	吳漢仙	一冊	實價一元	
肺癆病特殊療養法	董志仁	一冊	實價二角五分	
漢和處方學歌訣	黃雨岩	一冊	實價二元	

街注：以上各書，均照實價發售，外埠另加寄費一成，郵票代價，九五折計，以五分以內者為限。

國醫正言

第十一期

瑣聞

三四

時症急救專欄

▲痘症與牛痘史論

李錫卿

上古之世，天清地寧，民淳俗醜，虛邪奇毒，無由而生，是以痘疹之症，雖人病之最險，傳染亦甚速，而素問諸書，無言及此，盧扁和緩仲景諸聖，亦未詳而論之，後人豈以痘疹之症，爲輕易乎，今不詳其治療之法，就痘症起始而論，痘症肇自漢時建武年間，伏波將軍馬援，奉旨征伐武陵蠻時，其時炎暑之下，軍行途中，偶染一種疫症，身面皆起燎泡，病發即死，無法醫救，士卒死過大半，援亦中病而卒於軍，彼時諸哲學家，討論其由，均莫明是何病症，僅遵內經，諸病癢瘡，皆屬心火一言而定治療之法，其後該病蔓延甚速，傳入中原，旋至遍國，不論老幼男女，幸免者甚少，嬰兒荼毒尤甚，死亡不可勝計，諸論紛紜，各持一詞，觀其形像，尖圓紅活而潤，與豆相似，故多以命名爲胡痘也，雖有其名，終無治法，自知聽天由命而已，不然竟有迷信痘神，或信巫覡，妄事祈禱，以致傳染較多，相沿已久，因是症每年犧牲者，累千累萬，不知凡幾，醫無統計，其死亡確數不詳，後賢輩出，詳考是症，始知痘有生長收藏之序，如鮮花培養之意，故有天花之名也，痘之爲症，其名不一，或曰虜瘡，言其擊虜所得也，或曰聖瘡，言其變化無測也，或曰天瘡，言其爲天行疫癘也，或曰百歲瘡，言其自幼至老必出一次也，或曰豌豆瘡，言其形相似也，西醫輸入，譯

作爲痘熱症，博醫會譯作爲痘症，日本醫學輸入，譯作爲痘瘡，或曰天然痘，或曰天痘，名詞雖異，其理則一也，自漢時以降，迨至唐開元年間，始有江南趙氏，傳鼻苗種痘之法，此亦補救之策也，雖有此法之傳，人用之者，實多苦楚，該法之大要，以天行好痘花癩，塞兒鼻孔，隨氣入肺，逆傳至腎，遍及五臟，包絡三焦，相繼而傳，三四日之後，其毒始隨氣入血，自內湧出，故發泄之始，先犯心肝，先燒而後見點，陰血受毒熱煎熬，多被枯槁，雖避風寒，節飲食，而毒重者鮮不厄也，法雖有效，既愈之後，亦難免遺留畸形，麻面瞽目，百般醜態，亦人生一世不快之津也，自唐以來並無他法，留書著論者，寥若晨星，至明崇禎年間，有陳司成，著有梅毒秘錄，所言廣瘡，與痘相似，痘瘡古所無，今有是症，痘始生於北，其氣自北而南，漢時謂之胡痘，想痘症確起自漢時以前，又有王宇光，著有種痘金針，張遜玉，著有種痘新書，所言種痘之法，頗有進步。（未完）

▲本市中醫公會答趙石甫先生喉症正治法並來往原函

澤東先生有道台前，聞

聲已久，仰企殊深，昨讀益世報登載

貴會公佈一則，捧讀之下，令人感嘆，鄙人年逾不惑，只有此子，於舊歷正月二十五日，忽週身略燒，服一單方熱即退，惟咽喉覺疼，又服養陰清肺三劑，（去薄荷）毫未見效，鄙人僻居鄉里，連請數醫，皆不外養陰清肺，親友有云服藥不相宜者，鄙人略識之無多，古云，伯道無兒嘆命孤，只可委諸命運而已，茲讀貴會公佈，實獲我心，遂將診斷及經過情形，詳細陳明，另紙抄錄，外附郵

票五分，祈

先生公餘之暇，開會討論，指示迷途，日後使鄉里小兒轉危爲安，皆

先生及諸公造福吾鄉之賜也肅此奉懇，敬請

慈安，并請

諸位先生均安。

海河葛沽大夫第趙石甫頓首二月初四日

性別—男

年齡—六歲

病名—喉症

處方—初服回春丹兩付，繼服桑葉雙花連翹丹皮元參桔梗等單方，後服大劑養陰清肺湯，生地用至一兩，元參八錢，石膏二錢，至危急時，服安宮牛黃丸一粒。

經過—初起微燒並無大熱，服單方後燒即退，惟咽喉作痛飲食不下，連服大劑養陰清肺，又加板蘭根三錢，咽啞更甚，最後痰聲漉漉，吐有膿血，喘嗽氣閉而殤，共七日，至今識症不清。

石甫先生覆鑒，前接

大函，敬悉種切，理宜當即答覆，惟以會務冗繁，未能得暇，歉甚，查晚近醫家，多藉著書，沽名釣譽，故不可信，如白喉忌表抉微所載之養陰清肺湯，原係採自重樓玉鑰者，其方實在殺人不少，今閣下所舉之症，是有時邪或兼痧子，當以疏解透表爲正法，誤用寒膩之藥，迫邪內陷，必死，敝會刊行『國醫正言』報，歷皆搜採古書之精華，與自己臨症之經驗，特設急救時症及大症質疑社會義務等專欄，並中西醫學之辨理，皆爲應社會之需求以救同族，今郵上一冊，請查閱便知，近日

天氣暴冷，又有時症發生，今已擬定救治之法，敝刊國醫正言報第十一期內，即可發表，先錄原方，以邀清閱。

羌活錢 蘇葉一錢 藿葉錢 葛根錢五分 柴胡錢 青皮 八分 紫厚朴錢五分 枳實 八分 熟地錢五分
右九味，水煎服，溫覆取汗。

後加藥法

喉痛加麻黃，杏仁各錢五分，喘嗽亦如之，喉痛甚者，加紫荊皮一錢 痧疹不出，加川柳，猬皮各一錢，小兒服此劑量減半，病重者，可不減，如得透汗，或黏或臭，其毒盡出必愈，若誤信忌表欺人之談，誤用涼膩之藥，邪毒內陷，必死，專此敬覆，即頌
道祺

天津東門內中醫公會陳澤東覆

社會義務欄

編者 志學

號 三 第

灌輸醫學常識，公開經驗良方
擔任醫藥顧問，解答疑難問題
救濟赤貧疾病，組織義務施診
介紹特效藥品，供給醫界新聞

▲獻給閱者的幾句話

編者

本刊添設社會義務部，已於上期發表過了，因為時間倉卒，且又限於篇幅，所以很多的稿件，都不及刊載出來，光陰逝水一般，將新年匆匆度過，本部愧無新的貢獻，不能隨時代以俱進，實在抱歉的很啊，現在春天已竟降臨，春天是萬物滋生的萌芽，也就是萬病發動的時期，據敝會同人研究，因為去冬氣候不調，溫暖異常，大霧瀰漫，雨雪缺少，是為天氣不正之候，吾人感受其氣，蘊蓄在內，當此春陽發動，清濁相干，升降失宜，是很容易發生疾病的，而且對於疫癘痧疹，廣播傳染，也是不可避免的，（此說本於氣化學，國醫以氣化療病，是根擬數千年的經驗，所以實際上治病的成效，偉大顯明，往往駕乎西醫科學而上，就以淺近的道理來說。

凡是世界上的萬物，沒有不是得天地陰陽氣化生長的，天氣屬陽，地氣屬陰，吾人生於天地氣交之中，得天地之氣化獨全，所以人為萬物之靈，惟其得天地氣化之偏，所以為獸為禽，而其智慧技能，遠不及人類的啊，那末，人類無論是自胎孕初生，以至少壯長成終老，當然無時不與氣化有密切

的關係，惟西醫只知形跡，不知氣化，除外科解剖，挖疥割痔，器械精巧以外，對於內科諸症，却難奏效，所以國醫之真價值，就是能以審察天時，氣候，體質，病機，輔以望，聞，問，切，診斷施治，隨機應變，其法靈敏活潑，決不是頭痛醫頭，脚痛醫脚，那種死板板的治法，所能同日而語的，在下說這幾句話，並非存中西門戶之見，不過簡章的說明氣化之功用，以證國醫療病之效能而已，（現在本部同人除積極工作外，就是要喚起社會諸君的通知，對於飲食起居一切，要格外慎攝，對於男女嬰兒幼童，更要使其調和，以免災病，所謂思患預防，想大家必以為然的，據本部調查：近日幼童患癩疹的很多，惟大多數兼有瘰癧的，瘰氣極易傳染，是不可不慎的啊，上期已將本欄簡則公佈出來，諸君如有什麼疑難問題，儘可來函詢問，無不竭誠具覆，或來函建議指導，只要是在醫藥範圍以內，有益社會人羣的事業，本部是極端歡迎的了。

本刊歡迎投稿簡啓

本刊以振興國醫國藥救濟生命爲宗旨投稿諸君請以醫藥言論爲範圍凡國事軍事概莫涉及而文
言與白話並不計較但與宗旨不符或文氣醫理不明者恕不登錄原稿亦不寄還

國醫正言編輯部謹啓

醫學雜誌徵求基本定戶一千

(現已出至第八十二期)

全年六期

定價大洋壹元五角

徵求期內

減收大洋壹元 郵費(半年不定)在內(郵票不收)

定閱處

山西太原市
新中正街

中醫改進研究會發行股

優待辦法

同時定五份者贈一份定十份者贈二份定滿二十份者除贈四份外並有其他特殊利益通函另訂

本誌定戶

五大利益

- 一，討論醫學問題免費答覆
- 二，登載廣告啟事特別優待
- 三，應徵驗方醫書給獎優厚
- 四，購買本會書籍特價發售
- 五，如有研究心得從優獎勵

國醫正言

第十一期 廣告

醫學雜誌彙訂

共 五 集

第一集

五十一期至五十六期

第二集

五十七期至六十二期

第三集

六十三期至六十八期

第四集

六十九期至七十四期

第五集

七十五期至八十期

特價

每集特價一元

地址

山西太原市新中正街中醫改進研究會發行股

(注意)

附記：
 訂購各集彙訂，特價概收現洋，不通匯兌之處，郵票代洋，九五折計，以五分以內者為限，本雜誌刊於民國十年，讀者欲窺全豹，自一期至五十四期，每期實價一角五分；五十五期至現期，【八十一期】每期特價二角。

國醫正言定閱單

國醫正言 第十期 價目表

戶名	地址	期數	書費	日期
		自第 期起 至第 期止 計 份	計洋 元 角 分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定

定閱處 天津東門內文學東
道國醫研究會內

定閱者 請將此單剪下填
齊附款券交本刊

郵費在內不另取資報資先惠	全年十二册	半年六册	零售每册	册數
	三元	一元六角	三角	國內
	四元	二元一角	四角	香港及南洋
	六元五角	三元四角	六角	歐美

本報對於國產飲料食品廣告價目格外從廉 此表係一期價目登三期以上九折六期以上八折全年七折 (但逐期續登期數未經規定者不在此例) 插圖另議 以上各費一律大洋均須先惠	正文後	封皮裏面	封皮底面	地位	面積
	六元	十元	十二元	全面	全面
	三元五角	六元	七元	半面	半面
	二元	三元	四元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一元五角	二元	二元五角	八分之一	八分之一	八分之一

本刊編輯部助理人員

吳香圃	王世珍 <small>紹</small>	許宗彝 <small>從</small>	張少仙 <small>品</small>	劉廷文
李恩第 <small>錫</small>	楊仲生 <small>明</small>	趙佩衡	于長潼 <small>川</small>	王世鈞 <small>冠</small>
戚松年	費子彬	周履安	王樹森	高峻峯
杜文元 <small>筱</small>	王鳳墀	朱世恩	李鴻儀	薛少華
劉金詔	張國棟	鮑世慶 <small>雲</small>	張振芝	王仲揚
潘春臺	雷紹伯	趙靖甫	曹樹芸	劉國明 <small>和子</small>
趙少廷	周硯峰	劉德旺	許硯峰	劉紹庭
戴世棟	王允莊	侯繼志	趙晦堂	秦深泉
谷彩岩	宋向元	蘇寶誠	田熙元	張蘭亭
李文彬	奚廷驥	劉松林	劉幹臣	李丹五
李耀廷	呂環章	楊繡峯	張靜齋	紀良臣
王曰清				

國醫正言(月刊)第十一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一日出版

編輯主任 陳曾源澤東

編輯 周 偉蘇甫 孫鳴山

沈肖卿 趙瑞升

趙寒松 齊志學

發行者 天津市國醫研究會

會 址 天津市東門內文學東箭道
借用陳宅電話五局一六八九

印刷者 天津益世報館

本刊代售處

西北城角 博古書局
大胡同 江東書局 南洋書局
北馬路 大通書局 成文厚書局
東門內 直隸書局 蔚文書局
法租界 培遠堂 寶林堂 文運堂
天津書局
武清代售處 慶豐棧 諸葛希武
上海代售處 四馬路上海雜誌公司

遍能
世銷
界

虎標萬金油

非
藥
勝
力

本堂獨得異訣。選辦中西真正寶貴藥料。
秘製虎標萬金油。統治男婦老幼內外各症。
。扶正驅邪。性和功峻。



自出世以來。中外人士。有口皆碑。實為
惟一之無上聖藥。病者視為金科玉律也。
茲將主治各症詳列下面。

◀ 治 主 科 內 ▶

四時感冒 提神止渴 心氣肚痛 手足酸軟 避穢濁氣 寒熱瘧疾 五種蠱脹 時行瘟疫 山嵐瘴氣 通關活絡 止咳化痰 中風痰厥 遍身麻痺 行船乘車 噎膈翻胃 消暑除煩 霍亂吐瀉 風痰鶴膝 絞腸痧痛 手足凍裂

◀ 治 主 科 外 ▶

頭暈目眩 牙痛耳痛 神經骨痛 刀傷火傷 花柳中毒 毒蛇咬傷 腰骨節痛 周身痒痛 手足腫痛 疥瘡大瘡 癩癧核痛 無名腫毒

一此油兼治 凍瘡煤煙 六畜瘟疫 功效神速。患凍瘡煤煙者注意。幸弗輕失。一內科將此油取三五分。用茶或滾水沖服。童子酌量減用。一外科將此油抹於患處。便見神效。按本堂萬金油有紅白兩種。俱用真料秘製。色異功同。不分軒輊。

虎 標 永 安 堂

總 行 新 嘉 坡

分 行 天 津 法 界 二 十 六 號 九 路 電 話 三 一 四 三 三 三 理 代 迎 歡